

關
崔東壁先生遺書

梁啟超署檢

新加坡
梁啟超
藏

PDG

重刻洙泗考信錄序

孔子爲萬世師，其道載於六經；而其行事，則史記世家外，家語孔叢諸書，皆有所記述。然世家之言，已不能無謬妄，何有於餘子？孟子曰：『誦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。』是尙友也。『一夫尙友者，且當如是，而況乎萬世之師？當孔子時，列國之君，雖不能顯其身，而賢人君子，莫不知其爲聖。及乎戰國，異端競起，陽尊之而陰詆之，依托附會，思欲凌駕其上，以自伸已說。二千年來，展轉相傳，眞僞雜出，有識之士，雖或隨事糾正，而沿襲既久，未能粲然曠然也。堯，舜，禹，湯，文，武，周公之道，備於孔子之身，一言一動，莫非道之見端；事苟滋疑，道因而晦，考信之功，曷可少乎？大名崔東壁，熟

讀三代聖賢之書，盡祛後世紕謬之說，因疑而徵信，於上古唐虞，夏，商，周之事，皆錄而辨之，題曰「考信」。而孔子之事，別爲涿泗考信錄四卷，正譌闢妄之功，與諸錄等。其門人陳介存刻於南昌，越十餘年，東壁覆加審定，欲重刻之，未就而卒。介存之官太谷，就東壁家求得之，甫刻其三代考信錄，而以憂去官，涿泗一錄，未及付梓。孔生廣沅，介存之門人也，行誼最篤。受書於介存，而出貲刻之，請序於予，爲予當序其三代考信錄也。自孔子設教涿泗之間，七十子之徒，傳其所學，遭秦歷漢，師承不絕。晉氏永嘉喪亂，古學遂湮。唐宋以來，詞章義理帖括之學，此盛則彼衰；其弊也，記誦繁蕪而寡要，議論馳騁而無根。涿泗一源，不啻流爲潢汙行潦矣。崔東壁曰：『學者日讀孔子之

書，而不知其爲人；不能考其先後，辨其真僞，僞學亂經而不知，邪說誣聖而不覺，是亦聖道之一憾也。『此其著錄之大指也。』孔生師介存，介存師東壁，皆能不負所傳，庶幾古人師承不絕之義乎？介存歸里，孔生復從予遊，爲予與介存少同學，長同遊也。然則是書之傳，豈不由於師友之相得哉？

嘉慶戊寅歲，九月望日，浪穹王崧

舊名樂山撰。

洙泗考信錄

四

洙泗考信錄目錄

卷一

原始

初仕

在齊

自齊反魯

卷二

爲魯司寇上

爲魯司寇下

適衛

卷三

過宋

厄於陳蔡之間

反衛

歸魯上

至十二月
終止

卷四

洙泗考信錄

歸魯下

遺型

考終

洙泗考信錄卷之一

大名崔述東壁謹考

初，余爲洙泗考信錄既成，尙未敢以自信。壬子秋，偶携至京師，遇石屏陳履和，見而鈔之。既而履和隨任江西，余亦選得閩之羅源，履和遂於南昌授梓，寄至羅源；然是時余已多所增易，與初本不同。既歸河北，山居無事，乃復益加刪改，錄爲定本，以貧未及梓也。恐閱者以兩本互異致疑，故特誌其首尾，弁於簡端。庚午二月，述自識。

原始

弗父何，以有宋而授厲公。

事在春秋前，文在左傳昭公七年。

正考父佐戴，武，宣，三命茲益共，故其鼎銘云：『一命而僂

，再命而偃，三命而俯，循牆而走，亦莫余敢侮；饁於是，鬻於是，以餬余口。」同上

〔備覽〕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，以那爲首。魯語

按國語皆後人所撰，往往失實。此雖無害於理，然難竟信，故別之以備覽。後凡稱備覽者，並倣此。

宋穆公疾，召大司馬孔父，而屬殤公焉。左傳隱公三年。

春，王正月，戊申，宋督弑其君與夷，及其大夫孔父。春秋桓公二年。

〔存疑〕宋殤公立，十年十一戰，民不堪命。孔父嘉爲司馬，督

爲太宰，故因民之不堪命，先宣言曰：「司馬則然。」已殺孔

父，而弑殤公，召莊公於鄭而立之。左傳桓公二年。

〔存疑〕督將弑殤公，孔父生而存，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，故於

是先攻孔父之家。殤公知孔父死，已必死，趨而救之，皆死

焉。

公羊傳桓公二年。

按孔父之死，經但書及與仇牧荀息同，而三傳皆以爲在弑殤公之前。穀梁氏曰：「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？臣既死，君不忍稱其名。」夫春秋之策，宋大夫之不稱名者多矣！曰華孫，曰司馬司城者，比比也。僅一不稱名，遂足以信其爲先死乎哉？而公羊左氏因爲原夫孔父所以先死之故，正色立朝，其論甚美；卽督之宣言，亦近人情。然竊意其皆出於臆度，恐不足爲據也，故附次於經，以俟考焉。至於左氏「目逆」之說，荒謬已甚，故今不錄，仍別爲辨於左：

左氏「目逆」之說，二傳無之。余按古者，掃人車必有帷

，士庶人之家，出猶必擁蔽其面，況卿之內子乎？督安得見之而目逆之也哉？齊慶克詐爲婦人，蒙衣乘輦，而入於閤；晉士句樂王鮒二婦人，輦以如公；衛世子蒯聵與渾良夫蒙衣而乘，以如孔氏，稱姻妾以告；皆恐人之見之也。是古者，婦人之出入不能見明甚！督安得見之而目逆之也哉？此誣古人之大者，且不近情理之尤者，余不敢信。

〔備覽〕防叔生伯夏，伯夏生叔梁紇。史記孔子世家

按此文或有所本，未敢決其必不然。然史記之誣者十七八，而此文又不見他經傳，亦未敢決其必然，故附次於備覽。家語本姓解云：『弗父何生宋父周，周生世子勝，勝生正考父，考父生孔父嘉，孔父生木金父，金父生睪夷，睪夷生

防叔，避華氏之禍而奔魯，防叔生伯夏，伯夏生叔梁紇。』余按鄒叔以前，見於春秋傳者，僅弗父何，正考父，孔父嘉三世；見於史記世家者，僅防叔，伯夏二世。此外皆不見於傳記。史記之言，余猶不敢盡信，況史記之所不言者乎？且孔父爲華督所殺，其子避禍奔魯，可也。防叔，其曾孫也，其世當在宋襄成間；於時華氏稍衰，初無搆亂之事，防叔安得避華氏之禍而奔魯乎？家語一書，本後人所僞撰，其文皆采之於他書而增損改易以飾之；如：相魯篇，采之於春秋傳史記；辨物篇，采之於春秋傳國語；哀公問政儒行兩篇，采之於戴記曲禮；子貢子夏公西赤等篇，采之於戴記春秋傳；以至莊列說苑讖緯之書，無不采，未有一篇無所本者。然

取所采之書，與家語比而觀之，則其所增損改易者，文必冗弱，辭必淺陋，遠不如其本書，甚或失其本來之旨，其爲勦襲，顯而可按。而世不察，以爲孔氏遺書，亦已惑矣！漢書藝文志云：『孔子家語二十七卷。』師古曰：『非今所有家語。』一則是孔氏先世之書已亡，而此書出於後人所撰，顯然可見。且家語在漢已顯於世，列於七略，以康成之博學，豈容不見，而待肅之據之以駁已耶？此必毀鄭氏之學者，僞撰此書，以爲己證。其序文淺語夸，亦未必果出於肅；就令果出於肅，肅之學識，亦不足爲定論也。故今不見於經傳，而但見於家語者，概不敢錄。甯過而闕，不敢過而誣也。後並倣此。

偃陽人啓門，諸侯之上門焉，縣門發，鄆人紇挾之以出門者。

左傳襄公十年。

高厚圍臧紇于防，師自陽關逆臧孫，至于旅松。鄆叔紇，臧疇，臧賈，帥甲三百，宵犯齊師，送之而復。左傳襄公十七年。

按鄆叔紇，史記作叔梁紇。左傳近古，而文義亦順適。鄆，魯邑；叔，其字；紇，其名；猶云衛叔封，申叔時也。史記之文，未知所本，當從左傳稱鄆叔紇爲正。

家語本姓解云：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，生女九人，無男。其妾生孟皮，病足，乃求婚於顏氏。顏父問三女云云，二女莫對。徵在進曰：「從父所制，將何問焉？」遂以妻之。余按孔子之母名，見於戴記檀弓篇。其稱爲顏氏女，則本之

於史記孔子世家，然他經傳，初未有言者也。檀弓世家之謬，不可累舉，此文其可信乎？至於所載顏父之言，淺陋鄙俗，不復成語。徧覽春秋傳中，亦從未有因長疑婚，與女商壻者。其事，其言，皆非當日之所宜有，其爲臆撰無疑，故今不錄。雖名氏亦缺之，以昭慎重。檀弓世家之謬，詳見後各條下。

冬，十月，庚子，孔子生。

穀梁傳襄公二十有一年。

公羊穀梁兩傳，記孔子生，皆在襄公二十有一年。而公羊傳云：「冬，十有一月，庚子，孔子生，」與穀梁年同而月異。史記孔子世家則云：「魯襄公二十二年，而孔子生，」後於春秋傳者一年。余按春秋邱費之墮，在定公十二年，而

孔子世家在十三年。是史記之年，證之孔子所書而不合也。魯世家及年表，孔子去魯，皆在定公十二年，而孔子世家在十四年。是史記之年，卽證之其所自爲之書，而亦不合也。故今從春秋傳，魯襄公之二十有一年，則周靈王之二十年己酉也。又按春秋·是年冬十月，庚辰朔，日有食之，則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。旣無閏月，則十一月中，不得復有庚子。故今從穀梁周正之冬十月，則今夏正之秋八月也。

孔庭纂要云：『魯襄公二十二年，冬十月，庚子日，先聖生。』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。余按十月庚子之文，本之穀梁傳，在襄二十一年，非二十二年也。二十一年，十月庚子，則今八月之二十一日也。以爲二十二年生者，史記世家文耳。

。世家未嘗言爲十月庚子生也。以穀梁氏爲不可信乎？則十月庚子之文，不必采矣。以穀梁氏爲可信乎？則固二十一年生也，何得又從世家改爲二十二年？以世家之年，冠穀梁之月日，方底圓蓋，進退皆無所據；然而世咸信之，余未知其爲何說也。

伏侯古今注云：「孔子生之夜，有二蒼龍，自天而下；有五老列於庭；有鱗吐玉書於闕里云：『水精之子，繼商周而素王出』，故蒼龍繞室，五星降庭，云云。」余按鱗所以爲瑞者，以其至仁，非能通神而作怪也，鱗口中安得有書也哉？鱗雖瑞物，亦胎生也。書者，人之所爲，非天地所能生，鱗亦不能自爲書也，鱗口中安得有書也哉？西狩獲麟，春秋志